

鏡像・臺灣
臺灣文史研究譯叢

6

異地繁花

海外臺灣文論選譯

上

李奭學
主編

教育部策劃



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I209.958
20141
1

港台書

鏡像・臺灣
臺灣文史研究譯叢

6

異地繁花

海外臺灣文論選譯

上

李爽學
主編



教育部策劃

 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目錄

序	蔣偉寧	3
導論	李爽學	7
壹	臺灣新文學和《臺灣民報》的發展過程 哈玫麗著／梁文華譯	25
貳	難以置信的霧社叛亂： 殖民性、原住民性與殖民差異的認識論 荊子馨著／蔡永琪譯	55
參	性別與現代性： 日本臺灣文學中的殖民身體 阮斐娜著／陳美靜譯	87
肆	文化與國族認同之外： 臺灣日治時期皇民文學重估 張誦聖著／鄭惠雯譯	133
伍	一個故事，兩個文本： 再現臺灣白色恐怖 林麗君著／陳宏淑譯	167

陸	傷痕記憶，國家文學 王德威著／余淑慧譯	199
柒	白先勇〈遊園驚夢〉的國族形成與性別定位 陸敬思著／梁文華譯	259
捌	重塑文化正統性：臺灣 陳綾琪著／卓加真、蔡永琪譯	289
玖	女同性戀的自傳性書寫 桑梓蘭著／李延輝、林俊宏譯	333
	附錄：中介化公共領域中的女同志運動 桑梓蘭著／林俊宏譯	367
拾	臺灣新認同的食譜？ 論李安、蔡明亮和朱天文作品中的食物、空間與性 蔡秀粧著／李延輝譯	417
拾壹	從超寫實主義到自然詩學： 臺灣散文詩研究 奚密著／卓加真譯	449

I209.958
20141
1

港台書

鏡像・臺灣
臺灣文史研究譯叢

6

異地繁花

海外臺灣文論選譯

上

李爽學
主編



教育部策劃

 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序

臺灣位處東亞地區優勢的地理位置，在歷史浪潮的推進過程中，吸收了多種文化帶來的衝擊，並開始整理和反省這些衝擊留下的軌跡。在國內學者專家的努力下，對歷史脈絡、發展沿革或文化系譜加以研究與解讀，適切地將本地經驗整理成在地知識，並將研究成果公諸於世，而逐漸在國際學術界嶄露頭角，實在令人可喜！

尤其是近年，深耕本土教育的課題陸續受到各界關切與重視，而這份重視也延伸到臺灣文史藝術教學與研究上。為了展現臺灣的這份特色，教育部於九十六至九十九年度推動「全球化下的臺灣文史與藝術中程綱要計畫」，為臺灣文史藝術教育開啟全新的與多樣的面貌。該計畫除著重於深化臺灣文史藝術課程的內涵，彙整蒐集臺灣文史藝術資料，推廣相關的教學及學術活動，增進中小學教師職能，以及拓展優秀青年學生國際視野等工作外，特將該領域的論文做中文和外文相互翻譯的工作。目的除了可以豐富臺灣文史藝術的中文與外文研究資料外，還能夠讓中外的青年學子更容易閱讀和吸收相關的知識，以期在未來，我國的人文學術發展能與世界接軌。

在論文中譯方面，此次完成了「鏡像·臺灣：臺灣文史研究譯叢」八冊，並由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包括：國立政治大學薛化元教授主編《近代化與殖民：日治臺灣社會史文集》及《發展與帝國邊陲：日治臺灣經濟史文集》、吳佩珍教授主編《中心到邊陲的重軌與分軌：日本帝國與臺灣文學·文化研究》（上）（中）（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李爽學教授主編《異地繁花：海外臺灣文論選譯》（上）（下），以及國立中正大學邱子修教授主編《跨文化的想像主體性：臺灣後殖民／女性研究論述》。渠等教授學養深厚，經年孜孜於臺灣文史藝術相關研究領域的耕耘，使臺灣多元文化的寶貴資產得以活化再現。本套叢書的出版，意義自顯非凡！在此，本人除希望這套叢書能提供文史藝術學者們豐富的研究資料，精進其教學品質與提升學術水準，也深切期待，這套叢書能引領更多青年學子探究臺灣文史藝術的殿堂，傳承及弘揚文史藝術的精髓。

教育部部長

蔣偉寧 謹誌

中華民國一〇一年四月

目錄

序	蔣偉寧	3
導論	李爽學	7
壹	臺灣新文學和《臺灣民報》的發展過程 哈玫麗著／梁文華譯	25
貳	難以置信的霧社叛亂： 殖民性、原住民性與殖民差異的認識論 荊子馨著／蔡永琪譯	55
參	性別與現代性： 日本臺灣文學中的殖民身體 阮斐娜著／陳美靜譯	87
肆	文化與國族認同之外： 臺灣日治時期皇民文學重估 張誦聖著／鄭惠雯譯	133
伍	一個故事，兩個文本： 再現臺灣白色恐怖 林麗君著／陳宏淑譯	167

陸	傷痕記憶，國家文學	199
	王德威著／余淑慧譯	
柒	白先勇〈遊園驚夢〉的國族形成與性別定位	259
	陸敬思著／梁文華譯	
捌	重塑文化正統性：臺灣	289
	陳綾琪著／卓加真、蔡永琪譯	
玖	女同性戀的自傳性書寫	333
	桑梓蘭著／李延輝、林俊宏譯	
	附錄：中介化公共領域中的女同志運動	367
	桑梓蘭著／林俊宏譯	
拾	臺灣新認同的食譜？	417
	論李安、蔡明亮和朱天文作品中的食物、空間與性	
	蔡秀粧著／李延輝譯	
拾壹	從超寫實主義到自然詩學： 臺灣散文詩研究	449
	奚密著／卓加真譯	

導論

李爽學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合聘教授

近年來，臺灣文學成為臺灣各大學文學研究的主流之一。這種情況絕非「自然形成」，而是有人勞苦功高，在汗水和淚水下沖刷造就。「汗水」是作家和研究者前仆後繼，以朝聖般的心情累積流下；「淚水」是因為他們不畏不懼，在各種社會變革中奉獻淌下。如今遠望來時路，我們其實坐享其成。因為如此，我難免有志忑之感，而適逢教育部顧問室有意編譯海外學者的臺灣文學研究心血，所以我邀請一批年輕朋友，希望能以兩年為期，將這些海外學者的英文論述譯成中文，方便此間研究者推展工作。

和臺灣本地豐沛的研究成果比較起來，英語世界當然遜色不少。一因臺灣身處政治弱勢，而「西瓜偎大邊」的效應強，每每難敵西方東亞學界的中國與日本情結。二則日文以外，臺灣文學的外譯工作時常止於現代文學，而且每以小說研究為大宗，發展上頗不平衡，在沒有英譯就沒有外國人研究的西方學術通則下，自然吃癩，所以本書選譯的「純洋人」之作有限。儘管如此，以美國為例，我們幸而仍有不少臺灣出身的學者在用功，因此英語世界的臺灣論述並不少見。這些學者如王德威與張誦聖，我們大

多耳熟能詳。他們能操流利的中文，有些本身就是用中文書寫的臺灣頂尖批評家，不遺餘力地鑽研臺灣文學。今日臺灣文學之所以能夠變成學科或專門學門，他們的貢獻功不可沒。

繁花盛開的研究領域

由此可見，臺灣文學此一繁花盛開的美麗園地，不僅在國內逐漸成為文學研究的重點，在異地也得到廣大的迴響，得以生根茁壯，結實纍纍。本書因而定名為「異地繁花」，分上、下兩冊出版，上冊選譯了十二篇海外學者對臺灣文學研究的論文，包括：哈玫麗、荊子馨、阮斐娜、張誦聖、林麗君、王德威、陸敬思、陳綾琪、桑梓蘭、蔡秀粧、奚密十一位學者的文章，主題涵蓋殖民、國族、認同、性別、同志、飲食與生態，論述文類跨越小說、電影與散文詩，呈現多元而豐富的風貌。

四百年前，沈光文從浙江移居臺灣，吟詩作詞，為臺灣詩文奠定不可或缺的古典基礎。我要強調：探本求源，正如英國之於美國文學，臺灣文學也不能自外於為之開頭引源的中國文學；中國的古典遺澤尤其是臺灣先賢的文學資本，唯有從此下手，有志於臺灣文學者才能整理出一條臺灣獨特的文學大道。縱使非屬古典，中國近代對臺灣「新」文學的形塑也有推波助瀾之力，不可輕忽。

1919年前後，中國歷經了文言白話的語言爭執，也在政治上

遭逢前所未有的奇恥大辱。學生發起五四運動，學者作家則轉向「新文學」等大眾文化運動，近者希望改革書寫工具，遠則要求社會進步，為國家民族湔雪前恥。種種思想變革之中，胡適與陳獨秀領導的白話文運動作用最大，立功不少。是以我們選譯的篇章，一開頭就是哈玫麗（Rosemary M. Haddon）所寫的〈臺灣新文學和《臺灣民報》的發展過程〉。哈玫麗是前述少數純粹西方背景的研究者，目前任教於紐西蘭瑪瑟大學（Massey University）語言研究系。從博士論文開始，她處理的就是臺灣的鄉土文學，此後研究上幾乎也都以臺灣或中國的同類作品為主，1996年還刊行了所編所譯的《牛車：1934迄1977年的臺灣鄉土小說》（*Oxcart: Nativist Stories from Taiwan 1934-1977*）。¹不過在〈臺灣新文學和《臺灣民報》的發展過程〉一文中，哈玫麗卻走回臺灣日治時代的前半期，以1923年在東京創立的《臺灣民報》為中介，討論了後來攸關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形成的兩條發展線脈：一是張我軍引發的臺灣白話文論戰，另一條也相關，乃臺灣白話文論戰後《臺灣民報》上發表的西方文學作品的中譯所造成的衝擊。哈玫麗的結論是當時的臺灣作家一如中國作家，深深受到魯迅等人中譯的西方小說和詩作——尤其是在《臺灣民報》上重刊者——的影響。哈玫麗繼而在反殖民的主題和臺灣的認同問題上深耕，展現《臺灣民報》在當時的啟蒙地位。

1 Rosemary M. Haddon, trans., ed., and introd., *Oxcart: Nativist Stories from Taiwan 1934-1977* (Dortmund: Projekt Verlag, 1996). Also cf., her, "Nativist Fic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A Thematic Surve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92).

日人的臺灣文學與臺灣的日文文學

對多數清末民初的臺灣知識分子或一般百姓而言，日本殖民本身是個令人既愛又恨的事實。日本是先進國家，雖然是殖民，而且還是軍事統治，對臺灣仍然有啟發作用。但是一般而言，在當時的民族感情中，前朝記憶與唐山意識仍然強烈無比。在舉世華人國家中，臺灣——不論是世居其地的舊住民或原住民——和日本的軍事衝突規模也最大，而且層出不窮，在日本治臺的前十五年尤常使其部隊疲於奔命。我們為此特別中譯了杜克大學荊子馨教授的〈難以置信的霧社叛亂：殖民性、原住民性與殖民差異的認識論〉，²讓歷史在某個意義上回歸歷史。話說回來，日本殖民依舊是不可消抹的史實，日本作家訪臺與或曾經居臺也是事實。這些人在常人眼中不是「臺灣文學」的一部分，但是我認為《馬關條約》之後，從臺灣曾為日本「領土」的角度看，他們確實是「臺灣人」，至少可稱「日裔」的臺灣人。太平洋戰爭結束後，這些人不是自己買棹北返，就是讓國民政府遣送回日，「臺灣經驗」已化身潛伏進日文的文學作品中，³在小說裡尤其可見。臺灣

2 Leo T. S. Ching, "The Musha Rebellion as Unthinkable: Coloniality, Aboriginity, and the Epistemology of Colonial Difference," in J. Craig Jenkins and Esther E. Gottlieb, eds., *Identity Conflicts: Can Violence be Regulated?*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7), pp. 43-62.

3 參見上田哲二：〈櫻花與木棉花：1920年代臺灣日語短歌初探〉，2008年12月24日演講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另參見陳黎、上田哲二譯：《台灣四季：日據時期台灣短歌選》（臺北：二魚文化，2008年）一書。

文學的研究者一向不敢輕忽臺灣本地人的「日文文學」，獨獨遺漏了日本人的「臺灣文學」，說來奇怪。近年來大阪大學的垂水千惠與東京大學的藤井省三探首移向這部分的作品，我們幸而更有科羅拉多大學的阮斐娜教授潛心研究這有待拓墾的處女地。她所作〈性別與現代性：日本臺灣文學中的殖民身體〉在後現代的意識中觀察，不僅有新意，抑且是開山之作，自有筆路藍縷之功。阮文處理了林芙美子（1903-1951）、真杉靜枝（1901-1955）與坂口柊子（1914-）等三位日本女作家，討論她們描述臺灣及日本其他南方殖民地的小說。「這三位女作家固然背景不同，但她們在追求自我想盼的實現與現代性時，都橫渡了阻隔臺灣與日本的大海。」換句話說，她們跨接了兩個文化區，在戰後甚至銜接了兩個國家或兩個民族的歷史經驗。文學史有時也頗浪漫。

這些日籍的女性臺灣作家的對立面，乃一群早已冠上「皇民作家」頭銜的小說家。他們在臺灣文學史上多已揚名立萬。晚節不保或不得不保，在在訴說的是他們面對大東亞戰爭末期在文化上所顯現的窘況。其時日本為擴充兵源，也為鞏固自身的利益，開始要求臺灣人拋棄漢姓漢名，褪下唐衫，穿戴起和服，把自己「變成日本人」。⁴這個過程，和戰後國民黨喝令原住民放棄祖先名姓，改用漢姓漢名異曲同工。宋楚瑜身任國府新聞局長前後，又三申五令，不許學生在校講「方言」，也限制電視上的「方言

4 參見荊子馨著、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臺北：麥田出版，2006年）一書。

節目」亦屬殊途同歸。總之，國民黨治臺的方案就是把臺灣人「變成中國人」。⁵

張誦聖教授任教於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平生以臺灣文學的研究為職志，著作以 1960 年代為基準，上下開攻，涉及了 1970 年代迄今的臺灣文學。在這同時，她也拓展到了日本時代的小說，她的〈文化與國族認同之外：臺灣日治時期皇民文學重估〉便以日本占領臺灣最後一個階段的小說命旨。太平洋戰爭末期，日本要求臺灣各類住民改變名姓，做個天皇的好子民。在這約莫三年的時間中，一部分作家見風轉舵，確實學做天皇的好子民，大寫以日本為尊的小說，大聲吟頌讚美天皇的詩歌。呂赫若、陳火泉、王昶雄，以及周金波、葉石濤等人都曾如此，一時間出現了不少「皇民練成運動」的小說。在時勢壓力下，連楊逵這種臺灣強硬派的左翼分子，也不得不對日本天皇——還有日本皇軍——歌功頌德一番，詩文中極盡「諂媚」之能事。張誦聖的這篇論文倒不直接以「皇民小說」為論述對象，展開的反而是某種後設批評，對研究這類小說的評論再加評論。她的結論精確至極：「本土臺灣文學論述經常由臺灣國族主義的政治計畫所主導，就如本土文學論述受到簡化的左翼思想壟斷一般。」不過我也要指出：本土臺灣文學論述也常由中國民族主義的政治計畫所主導，道理彷彿。

5 參見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麥田出版，2007 年）一書。

國家暴力與傷痕文學

臺灣人普遍都有「唐山意識」，日治時代更是如此。但是這種意識形態，我總覺得和後來國民黨政府簡化的「中國民族主義」不可混為一談。⁶ 這一點論證起來十分複雜，簡單講就是日治時代的臺灣人未曾有過「中華民國經驗」；有之，則為「前朝記憶」或儒門意識形態所促成的「追遠之思」。祖先經驗我們當然要記取，認同移居之處也和「數典忘祖」無關。1945年以前，臺灣從來沒讓中華民國統治過，日治時期怎可能有國府後來宣導的「中華民國式」的中國民族主義，甯談1949年後才出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那一套！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不久，舊住民中的閩南與客家兩族都和國民政府及所謂外省族群的「新住民」有過嫌隙，甚至兵戎相見，這是遠因。至於近故，則得拉回到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這是近代臺灣史上的大事，事發又有遠因和近故。後者早已真相大白，乃臺北市販售私菸的婦人遭軍警擊斃而引起。至於前者，那又複雜了，主要問題在接收大員的態度與治臺的表現，而其受難者本省與外省族群都有。二二八事件本遭到消音已久，解嚴後才又新啟反思，史學界尤多。

表現在文學上，二二八事件形成鍾肇政的《怒濤》等等小說。這些作品雖非創作於事發當時，然而寫來激昂澎湃，每每也令人

6 參見李爽學：〈我們如何當上「中國人」？——評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文訊》第270期（2008年4月），頁110-111。